



古今治平略

7保士
5071
25-17



門ヲ保4
號5071
卷25-17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六

豫章朱人健子强父著

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高岱魯宗文較

兵制篇 中

歷代國朝武舉

文武一道也。由三代而上，教出於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由三代而下，教出於二，而文武之才徒相為訾。古之為學，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養之法非

有二也堯舜尚矣舜之政猶見於書益稷曰侯以明
之蓋以射侯之禮致衆而論士則文武皆其選也禮
曰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詆讖告詩
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三代之學文武豈二途
哉漢時隴西天水上郡北地材官騎士布滿郡國高
祖雖未嘗設科而一時猛將或出於餓隸黥徒鼓刀
販繒之賤至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於是衛青
奮於奴隸日磔出於降虜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元封
五年帝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
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
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
域者自是之後成帝則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
兵法者平帝則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安帝
永初中則詔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
中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帝則詔選剛毅武猛
有謀謨任將帥者靈帝則又詔舉明戰陣之畧者詣
公車科目非不詳矣然卒未有得人如高祖之世者

唐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遂兩立矣武
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置有長槩馬射步射平射
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
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玄宗開元十
九年兩京諸路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春秋仲月
上戊日祭武學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取自古
名將爲十哲七十二弟子焉肅宗乾元元年不以張
良配享上元元年太公望追封爲武成王享祭一同
文宣王貞元二年刪去十哲闕播奏言仲尼十哲皆

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乃去十
哲之名於是諸臣爭言太公於聖人非倫也宜去王
號獨令狐建以爲勿追王爵宜以時祠爲武教主自
是始有武學爲文者習章句而嗤武士爲武者習騎
射而誦文儒二者殆若水炭矣然以武舉異等中第
如郭子儀者遂能成再造之功烏可忽哉宋朝太祖
初幸武成王廟觀兩廊名臣繪像指白起曰此人殺
降不武之甚以杖畫之後修武成王廟令張昭竇儀
詳定配享功臣以吳起孫臏廉頗韓信等二十二

不克令終並退之復升灌嬰耿純輩梁周翰表陳其事上曰升降之制蓋有所懲勸周翰未知忠耳開寶元年上令諸道解武舉者命李昉扈蒙試問所習之業皆無足取悉令罷之八年詔郡國有文經武畧堪任用者二十已上五十已下具名以聞仍赴闕考其臧否以進退之太宗嘗幸武成王指郭子儀李晟畫像咨其功業且曰德宗爲奸臣所誤非晟則宗祚去矣真宗咸平二年北征趙安仁上言當今有至要者五其三求軍謀大畧謂今武舉已行至其軍謀深遠

武藝絕倫科望依唐故事新而行之仁宗朝富弼言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才識兼茂耻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所得庸妄鄙淺固不敢望得異士但稍能警勵有廉耻則焉肯爲卒伍之事乎臣請詔近位及藩鎮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以獻蘇洵上書請復武舉可爲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之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麁材而以策中者

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其取人太多故其所
得皆貪污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空因貢士
之歲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
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
不過取一二人待於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則人
材出矣天聖七年因唐之制置武舉應三班院使人
文武子弟實有軍謀武藝許詣兵部投牒取應先投
軍機策論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主判官先詳所
業視人才驗行止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

力問策一道合格卽引見召試天子親策之若武舉
則仍閱其騎射焉寶元間詔兵部試武舉人以策論
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慶曆二年詔兩制舉文武官
各一員爲武學教授從賈昌朝之言也三年置武學
于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爲武學教授八月罷改
阮逸兼國子監丞其有願習兵書者許於本監聽讀
先是旣立武學議者以爲古名將有諸葛亮羊祜杜
預裴度等豈嘗專學孫吳立學無謂故亟罷之未幾
胡瑗上書請復興武學其畧曰須歲吳育已建議興

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以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若使梅堯臣兼隸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仁義忠孝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中選子孫有智畧者三二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年可有成效因選武學規矩一卷進呈然時議難之皇祐元年御崇政殿試武舉人得何景畧等三十七人授官有差是年九月詔曰國家采唐室之舊建立武之科每隨方聞之詔並舉勇畧之士條格之設歲敘已深然而

時各有宜今異於古尺籍之衆既以其技力自奮於行伍之間武弁之流又用其韜畧自進於軍旅之任來應茲選殆稀其人如間所隸習者率逢掖諸生編戶年少以至捨學業而事籌策矯溫淳而務麤猛紛然相效爲之愈多朕方恢隆文風敦厚俗尚一失其本恐陷末流宜罷試於兵謀俾專由於儒術尚慮積習且久頓更爲難就其等倫裁爲規制其將來武舉科塲人曾經秘閣考試者卽投下文字外更不許新以取應以後科塲令罷武舉一科于是言事者以文

武並用廢一不可宜復此科分爲三等上等取其學識深遠策對優絕次等取其策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取其擊刺拋射翹傑魁俊量能而官因材而任委以巡警之司縣尉之職觀其提一旅之衆佐一司之重能激厲士卒剪滅盜賊然後取而用之豈不利於國家乎豈有不勝於卒伍而爲之乎惟陛下復之無疑嘉祐八年密院奏以爲文武二選不可闕一與其任用不學之人臨時不知應變不若素習韜畧之士緩急驅策可以折衝况今朝廷所用人稍有稱聲者

多由武舉而得則此舉不可廢罷明矣時蘇軾策有曰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向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

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材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如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多致天下之材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

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材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

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材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神宗熙寧三年翰林學士司馬光言奉敕考試武舉而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卽試策畧緣弓馬以選

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畧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學之意况試弓之法挽與弛齊尤不應格自今欲乞試策弁挽弓及弛者皆聽就試中書請如舊制上命再相度之卒如中書所請五年立武學於御路之側於是詔舉人先試以孫吳大義元豐二年其策武士有曰朕以經法先聖莫不以兵爲大事是以設科置學冀足以延知兵之士耳徽宗崇寧三年詔諸州學別爲齋舍教養材武之士隨人數多寡許令入學並

依進士法其考選較試并補取令武學條制詳定頒下四年尚書省言諸州教養武士附于州學宜參酌武學成法修立考選等格從之高宗紹興三年給事中黃唐傳乞立武選之格以科舉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上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在國子監量養士仍置博士然未果焉紹興十一年上日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唯以安社稷爲事才將一

意功名爵賞專以職勝攻取爲能而未必識朝廷大體及社稷久遠之利要須駕馭用之又曰文武之事雖同而事實異世稱衛霍不薦士爲賢蓋禦侮折衝將帥職也何與薦士祖宗故事樞密院不與進擬蓋知文武之事異也十六年以文武之道不可編廢詔興武學養士其後以百人爲額置博士員二十六年上諭執政曰文武一道今太學就緒而武學幾費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自有成法令禮兵部速具以聞二十七年閣門祇候趙應熊擬江南東路安撫司

差遣上日應熊聽試弓馬文字皆有可採真有用之材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皆以武舉擢用自今所得亦不可謂無人湯思退日應熊初入仕且以帥司准備將處之以養資望上日善議者日文武之判久矣儒者悉不知兵而勲門將閥號爲知兵者又不過善擊刺工騎射臨陣能死敵耳其知不足言也故高宗思得有用之才而用之惜乎有司不能推原聖意所出也夫有軍功有捕盜賞有武臣蔭補而又設爲武舉一科或者其不止於求騎射一藝乎今有善兵法

如孫臏知權識變如張子房而足不便鞍馬力不挽石弓則有司望然拒之曰非設科意也嗚呼其亦拘矣誠願詔舉者先韜畧後騎射而明告之以馬擴馬識遠必用之意使天下曉然知異時長驅伊落而泥封函谷者在此而不在彼天下將歆然慕之遲之數年縱不得人獨不愈於屈天下韓范使與郭狄等伍以侔萬一之歡乎孝宗卽位創置武學乾道元年上問輔臣日近日曾有武人赴試否洪适奏曾有數人至都堂投狀乞試已行下吏部令試武學收試上日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前時立法亦不至嚴否。迺奏繫文臣銓試舊法十人，取七人。今武臣既不能弓馬，須要試七書義，亦少抑入仕之路上。曰：得他少知義理，甚好。九年，輔臣進呈樓源乞令太學生習射藝事。上曰：古者命將在公卿之列，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鄭奏聞射御六藝之數，古之文武未嘗分也。上曰：紹興重修學令，既許習射，可令有司討論。上又曰：向來玉津園燕射，唯武臣恐祖宗典故，文臣亦當與射。可併討論。以聞。淳熙元年，輔臣進奏名進士射殿。最上曰：進士射射前未嘗舉。

行今可將中上等人優加旌賞，以示激勸。又詔近舉行燕射之禮，可令臨安府於城內寬閑地段建置射圃，以備百僚職事之餘。習射二年，上御射殿，進士第五甲及特奏名按射。上顧行間有黎華者，遣內侍問姓名。上曰：觀其人物服飾，似壯士。射亦閑習。宏畧與旌別既而傳旨，黎華可特免銓試，與注黃甲。差遣上又曰：自此須立一規矩，令將帥稍知書曉文學，禁衛出身如光武故事，令習孝經。使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庶幾文武合一之道，真可謂除戎器，戒不虞之。

良法矣。蓋國家有文學，有武學，養之於未用之先也。有文選，有武選用之於既養之後也。然則科之法，既有文學矣，烏可不用武舉乎？宋朝制科有六，而武事居其二。又外置武舉，以待方畧武勇之士。時蓋天聖七年也。行之二十年而罷，罷之十有五年而復。是故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實元制也。先試大義，次試特務邊防策，又別試弓馬。熙寧制也。以此而取士，則其得人當不居唐之子儀下。而或者猶曰：弓馬不過籠材策論，亦爲無用。蘇老泉論謂不若方畧有

謀者之可用也。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稍有廉耻，則焉肯爲富文忠公之論，謂不若威果武畧之堪任將帥也。是則然矣。然亦嘗觀嘉祐議臣之奏乎？今朝廷所用，稍有聲稱者，皆由武舉而得。豈得盡謂無益如富如蘇之論，特不過謂來者猥多，取者不擇，而豪傑之士，有不屑就焉耳。如執此以議武舉，君子謂之不知務我。明立法教養，有武學科目，有武舉黜陟，有武選，所以羅才者至矣。然初用世蔭爲多。至天順初，大同叅將石亨奏：國家設法推武舉職誠

當矣。然通於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于弓馬者不過匹夫之勇。臨敵制勝未必皆得其用。况人之智謀在心。未曾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遠。知識絕倫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克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於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取。令於各邊總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實有功效。然後不次陞擢之。則得實才為國爪牙矣。英宗善其言。且命兵部凡有舉薦及自陳

者。具名奏聞。定奪。若非奉明文起取者。不許擅離職役。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兵部尚書余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箭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然時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阻之有禍。

及第票 旨武舉重事未易卽行 命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焉
弘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上疏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跣地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取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彛典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

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于方面之長貳或列于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足餼稟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文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大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

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詘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踈賤黥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育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子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法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

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見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雖嚴

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寃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戎卒，或係于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次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

二道論二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屈群策而用之，何愾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邊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暇拊髀而嘆思借才異代也哉。嘉靖二十年兵科給事中任瀛請復詳武舉兵部覆議。勅以近年武舉委無實用，合依擬開設務求真才實有。

將畧者分別邊方腹裡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
每科五十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裡取二十名遂著爲
令時會薦邊才御史羅延唯言臣觀朝廷近日以
邊材爲急而諸臣所舉有不盡然者所舉大臣不曰
胞藏萬兵則曰籌策千里所舉武臣不曰身輕百戰
則曰雄當萬夫是十劉基百徐達並生于一時其去
言宮初議失之遠矣甚或鑽刺方行而此舉適有以
投其機罪過已深而所舉反有以籍其口遷延日久
而此舉復有以招其來是因以明詔以開倖門有志

之士羞與爲伍陛下安得而用之臣嘗謂才如司
馬遷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敗而遷受腐刑忠如諸
葛亮舉馬騾知兵矣街亭一敗而亮落相識古人慎
重兵事立法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
繫其人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
不懷僥倖之心乎若謂人才難得姑且試焉則兵者
危事以庸才試危事所傷益多此臣所以重爲國
家惜也世宗嘉納其言切責諸臣舉薦汎濫吏
部題覆依違之罪所舉竟不果用

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中夏教芟舍撰車徒爲營衛其列陳如振旅之陳辨縣鄙家鄉野若帥之號名以便軍之夜事他皆如振旅遂以苗中秋教治兵平列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他皆如振旅遂以獮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一表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至質明弊旗誅後至者

乃陳居徒如戰之陳皆坐聽誓於是司馬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鞀令鼓鼓人皆三鼓鼓作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乃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而止三鼓攬鐸群吏弊其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乃鼓鳴鐃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戒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出和左右陳而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爲

屯百步有司巡之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中軍以鞶令鼓鼓作鼓行徒銜枚而進及所弊鼓皆駭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焉故大閱教戰也蓋先王之時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銷伏其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材以待不測之患寓其法於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諸侯內之君臣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原野親金鼓干戈之

事以射取禽獸蓋燕享者人君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佚樂之事而殺戮者征伐之容蓋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所以陰養天下奇傑之氣使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也周室旣衰蒐禮俱廢至於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獵而選車從周道赫然中興其後齊桓公用管仲作內政以定三軍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遷徒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

血福灾共之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世同居少同
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非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
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凡一軍教
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蓋如鄉之法晉文蒐被廬而作
三軍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日民未知義未安其
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利懷生矣將用之子犯
日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
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日民未知
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官民

聽不惑而後用之楚成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
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
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
子玉日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
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
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後戰于城濮
果敗楚子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
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錄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
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
而後師禮也吳王闔閭時齊人孫武以兵法見闔廬
日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
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
人得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
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
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右視手後卽視背婦
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鉄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

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
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
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
之罪也乃欲斬右左隊長吳王從臺上觀且斬愛姬
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
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旣已受命爲
將將在軍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
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
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

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命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功焉。所制有乘之陣法及兵法十二篇。魏武侯問于吳起曰。願聞治兵科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飭上下之儀。安集使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隣敵。故

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伍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夾圍。外入可以屠城矣。武侯又問于吳起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鏘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

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問
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
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
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
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
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
而不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吳子曰
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
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

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
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凡兵戰之場
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坐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
之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
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灾生于狐疑夫
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
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
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
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

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
 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教戰之令短者持
 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
 廝養知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
 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
 後舉旗蓋自齊桓晉文始為召募科民之法而是時
 秦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
 戰國益尚騎射而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
 國咸稱簡練然詐力之教熾矣故曰闔閭習戰試其

民於五湖劍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武試其民
 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
 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
 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誨善
 斲不能運不利之斨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魏
 豨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鷺鳥而羅氏教之擊夫
 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
 也奚况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是以先王因於閑櫛
 大閱簡衆繕修戎器為國預備也尉繚子曰凡兵制

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門。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門。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仕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自損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內者。矛戟也。將以鼓而士卒相囂。拘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

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行列。奇兵損將而走。大眾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亾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眾。以弱誅強。誠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眾。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一武伏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齊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

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駃騠之駛，彼駑馬驂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

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
信行國內民言力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
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
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
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
制弊矣兵教曰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
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
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
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離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

揭之免其罪凡伍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
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一人而九人不盡
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裨將有
不若法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伍長教成合之什長
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
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
大將教成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旣陳去表
百步而夾百步而趨百步而驚習戰以成其節爲之
賞罰又曰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大國以一其

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日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日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日全軍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日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日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爲固以逆以止也六日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夾也七日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日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日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日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日也十一日死士謂經其全曲不麾

不動也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闔組甲不出於橐而威服天下矣其兵令篇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十一
于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
衡焉。安靜則治。暴疾則亂。矢石未交。長刃未接。前躁
者謂之虛。後躁者謂之實。不躁者謂之秘。虛實者兵
之體也。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距數有常法。先後之
次有適宜。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
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
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
之兵。劔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
合。而後阨之。此必勝之術也。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

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生死。在袍之端。雖天下有善
兵者。莫能禦此矣。又曰。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
在家官。不得其名。聚卒為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
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
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人及吏。罰入糧為饒。
名為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三實之出。國內空虛。
自竭民藏。曷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正。逃歸禁亡
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鬪。則吏卒相救。是
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

得是兵之三勝也。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也；萬人之鬪，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越，制如干將，士不用命者，未之聞也。漢興，常以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每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校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後漢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楊威武。

斬牲于郊東門，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此京師教試之法也。郡國材官騎士，八月大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都試課殿，最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陣寨，此州郡縣教試之法也。初漢文帝習射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材官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是時晁錯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以之應敵，百不當十，用其策以爲軍之勝負，定于內，有事則河以應于外，頗祖司馬法齊寄政之制。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

罷角抵而未正治民振旅之事後漢光武見翟義反
隗囂叛皆以秋試勒軍騎誅守長以起事也是以建
武六年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唯京師隸兵如故
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
耀兵於平樂觀帝躬擐甲胄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
三匝而還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何如對
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陳于近不
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唐太宗帝範曰夫兵甲
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那國雖安忘

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
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
等列也是以勾踐執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
那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
是謂棄之故知弧矢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幾也當
其時帝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于顯德殿庭喻
之日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
遊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
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

以少安于是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絹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群臣多諫日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士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以重社稷也太宗日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眾未對表半干進日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編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

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日善後天下承平漸久武事不修天寶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郡國無備索然虛邑及盜起范陽并河朔獵留鄭衝葦洛突函潼如踐無人之境肅代已降干戈日尋跋扈藩鎮之帥睥睨朝廷之隙招置亡命募集姦凶至乃撫息响濡育為假子取其瓜牙之效為厥子孫之謀故大曆中李正已擁青兗十五州之地養兵十

萬李寶臣據趙冀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
傳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養
二萬皆因叛亂得位各擅土宇盤根結固各圖自固
時李抱真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壻賦重人皆
困匱無以贍軍抱真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
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日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
多會而校焉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
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卒二
萬既不費廩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

山東時稱昭義步兵冠天下于時朱滔在薊李納反
鄆武俊亂趙田悅擾魏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
河朔傑賊憚走由是觀之蓋養卒病乎姑息民兵可
以訓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後周世宗
之時旣敗北漢兵于高平謀肅軍政初兵士多驕蹇
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
多由于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
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柰○何○浚○民
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

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蕃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強。近世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代訓練

宋朝太祖首議教閱。擊刺騎射。嘗令步騎數百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喜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威列乎。建隆初。選天下驍騎集闕庭。親御近郊閱武。自是飛山嶽臺之駕。新池玉律之幸。曾無虛歲。三年。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須按籍而閱之。去其冗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令悉為精銳。故順時令而講武焉。四年。出內庫錢募諸軍子弟數

千人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神武上將軍董承昭督其役又遣使者行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隸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射自教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矣太宗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鼓於前崔翰執金鼓按旗指蹤六師如一軍容甚整上登臺就觀大悅以金帶賜翰獎之上日晉

朝之將無如崔翰者蓋言晉室將帥不得其人而軍政隳紊也九年上親閱諸軍參攷勞績升絀之上日兵雖衆苟不簡閱卽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儻統帥得人何敵不克是年又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日示不忘戰爾至道中閱武於便殿真宗祥符中罷兵之後並依常於農隙教戰蓋安不忘戰古之道也三年上謂王旦日諸軍校習武藝或云未益於事朕以爲射騎馳突要其習熟至於旗幟之用大爲軍容亦師之耳目誠不可闕六

古今通纂卷之十一
年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按試戰掉
立爲水虎翼軍置宮于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
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
振舉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環慶帥臣張繼勳
言本路軍士閱習與京師不同望令赴殿前司觀教
閱之法真宗曰戰陣之事量山川形勢教以兵法臨
陣而用之各稟主師之命若與京師同法似非便也
及咸平二年大閱東郊又作文武七條武臣有日訓
習簡閱蓋其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

武技三百以下或給役或習技其後別募廂兵亦閱
習武技號教閱廂軍戍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
稍習焉凡諸習之法以鼓聲爲節騎兵五習步兵四
習以其坐作進退非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宋初以
來中外諸軍皆用之明道二年樞密使王曙言本廂
下軍止給役而未嘗習武技宜取材勇者訓練升補
禁軍上可其奏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議
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
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證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熙寧元年詔曰國家置兵以備戰守而主兵之官冗占者衆肄習弗時或誤軍事帥臣安撫監司其察所部有占兵不如令者以聞樞院請陝西河東選三班使臣及士任殿侍者以爲河北諸路指使教習騎軍或言河朔兵有教閱之名而無其實請班教法於其軍久而弗能者罷爲廂軍奏可二年帝常語執政並邊訓練士卒何以得其精熟安石對曰京東所教兵已精強願陛下推此法以責邊將間

詔其兵親臨閱試訓練簡閱有不如詔者罰之而賞其能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則法行而將吏加勸士卒無不奮勵矣九月選置指使巡教諸軍殿前司四人馬步軍司各三人三年帝親閱河東所教排手進退輕捷不畏矢石遂班爲資次以優獎之五年詔在京殿前馬步諸軍巡教使臣並以春秋分行校試射命中者第賜銀牒兵房置籍考校以多少定殿最五月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諸路其法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

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為節束草象人而射焉中者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即退預籍人馬之疆者隱於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為奇帝以其黠聞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六年詔河北四路承平日久重於改作苟遂因循並隳軍制以其京東武衛等六十二營屬諸路分番教習餘軍並分主兵官訓練十月選涇原上兵之善射者以教河朔騎軍馳驟野戰帝曰裁併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千萬

軍之資也儻訓練精勇人得其用不惟勝敵亦以省財安石對曰陛下頻年選擇使臣專務訓練間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既明士卒皆奮觀其技藝之精一人為數夫之敵此賞國家安危所繫也是時帝初置內教法旬一御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勸沮之士無不爭勸者七年詔教閱戰法主將度地之形隨空施行二月詔今歲一遣使按視五路安撫使以下及提舉教閱諸軍義勇保甲官課其優劣以聞而誅賞之元豐元年詔立在京校試諸軍技藝格第為上中下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三等又詔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於中都所遣教頭在京步軍諸營弓箭手亦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於教習馬軍所藝成則展轉分教于其軍二年遣內侍石得一閱視京西第五所教馬軍已得一言其教習無狀詔本將陳宗等具折宗等引罪帝責曰朝廷比以四方驕悍爲可虞選置將臣分總禁旅俾時訓練以待非常至於部勒規模悉經朕慮前後告戒已極周詳使宗等稍異木石亦宜略知人意尸祿日久旣頑且慵苟遂矜寬寔難

勵衆可並勒停是月詔殿前步軍司兵各置都教頭掌隸教習之事罷巡教使臣九月內出教法格并圖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步及馬射馬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鬪步用標排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四年五月詔東南諸路體量將兵自降教閱新法之後軍士有所倍費以聞蓋自團立將兵以來軍人日新教閱舊資技藝以給私費者悉無暇爲故也神宗留兵武備旣命立武學校七書以訓武舉之士又頒兵法以肄軍旅微妙淵通取成睿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慮群臣莫望焉元祐間言者頗謂軍中誦習新法爲苦詔罷提舉教習軍馬所紹聖詔復依元豐條法宣和以後諸將招軍惟務增數希賞但及等杖不問勇怯招收既不精當教習又不以時雜色占破十居三四于是令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既係軍籍專使教習不得以雜色招占又神臂弓馬黃弩乃中國長技宜多行教習以扞邊騎仍令間用衣甲教閱庶使習熟高宗建炎元年始頒樞密院教閱法專習制禦摧鋒破敵之藝三年上諭宰執欲親閱武宰臣奏祖宗時

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蓋欲習水戰上已遊幸必命衛士馳射因而激賞亦所以肄武上然之紹興三年員外郎鄭士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方承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且密况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方今諸州軍往往冗占椿留實妨教閱大抵以將迎爲意務而教習爲虛文空參酌成法申嚴而行之每州遴選兵官三兩員專主教習庶責任嚴而成効速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兵精而國振矣詔與諸路帥司措置行之三年上曰大將

統軍尤當訓練軍士為先使五兵利而無擾拙要在身率之也若娛女色縱耳目之欲居多暇日何以當委寄之重哉孝宗乾道二年幸候潮門外次幸白石閱兵三衙率將佐道駕射生官兵就御輦下獻所獲是日有數將獨手運大刀上日刀重幾何李舜舉奏刀皆重數斤有旨卿等教閱精明又諭陳敏日軍馬衣裝整肅如此特錫賚鞍馬金帶士卒推賞有差四年幸茅灘教閱舉黃旗連三鼓變方陣五鼓舉白旗變團陣次二鼓舉赤旗變銳陣又次舉青旗變直陣

畢事上大悅賞賚加倍兵分東西呈大刀火炮上問李舜舉按閱比曩時如何舜舉奏今日之兵陛下親加訓練撫以深恩錫以重賞忠勇倍常淳熙間立槍手及射鐵簾格上謂輔臣日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厲周必大日兵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陛下激勸告戒人人皆勝兵於是合格兵共一千八百四十餘寧宗時袁說友上言日今日之所豫備者莫先於修軍政而軍政之最切者尤莫大於治軍實夫軍實者武藝車徒器械是也春秋之時以數軍實為

軍政之先務臣嘗得之於宿將謂軍中如弓弩手如鎗刀手皆有陞加等則此武藝之要而謂之軍實者也弩手之高強者則有四石與五石焉其用鐵搭者則加以三斗矣弓手之高強者則有二石伍斗焉鎗手之高強者則有五百六百櫛者焉刀手之高強者則有格鬪屢勝者焉力愈強則斗力櫛力愈高矣有此武藝則有此陞加與之增食錢增衣賜所增多寡視其藝之高下凡此者統帥等日試月比每季屬之總領親與審擇從實陞加陞加既畢即增請給然後

勇者思奮強者竭力平居無事程能校藝日溫月習有增無減一遇征行莫非強勇之士摧鋒陷陣斬將擐旗無不可者若不激勸於無事之日一旦緩急求其孰爲勇孰爲強何可恃也時袁燮爲都官郎輪對劄子曰臣聞古之制兵自陣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難則相死雖至於甚衆而是法如初故曰治衆如治寡諸葛亮制爲八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雖司馬懿之雄不敢爭鋒亮歿而後追之楊儀反旗鳴鼓而

慙不敢逼蓋以後爲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而不敢
敗是之謂常勝之兵今之諸將能深曉此法乎古之
任將者自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不從中覆李
牧之爲趙將也吏得自置財得自用其饗士也日擊
數牛多設間諜周知敵情今之任將能如是之專乎
非獨此也募兵之精強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且及
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
於六七年間積三千萬斛爲十萬衆五年之食有如
鄧文者乎軍實之夙具能如吳漢朝受命夕引道無

辦嚴之日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招義步兵
教之三年悉爲精卒乎凡此六條粲然具舉豈不勝
善若猶未也則是備禦之計猶闕如也可不亟圖之
乎淳祐中董槐知建康府時軍政弛弗治乃爲賞三
等以教射歲餘盡爲精兵十一年上諭輔臣曰邊事
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昔种世衡守青
澗日教習射羗人畏之其法可以推行詔今諸路帥
闡守臣講明區畫詳議激勵使各自衛鄉井弓弩箭
隻聽從其便開慶元年御後幄閱武舉進士射時陳

者卿上殿奏劄曰臣聞有郡縣之兵有邊陲之兵邊陲之兵可急而不可緩者也郡縣之兵似緩而實急者也脫有緩急則未免以固吾圉者而移之備塞是郡縣之兵卽邊陲之兵也臣昨按兵浙東粗訪底裏大率以養兵爲困不以練兵爲急老者合汰也今懼其汰而先鬻諸人豈論其人之可兵耶物故者合去其籍也今不去其籍而改刺其子弟豈論其子弟之可兵耶補之不度其材教之果有其法猶之可也今教之果何如哉夫所謂路鈴之按閱者歲一及境而

已。雖目覩其畧而不能心知其詳也。其勇其怯其工其拙要在講之以豫而持之以久。否則虛名而已矣。以射言之。甲能而乙不能。人所知也。至射則不能者或中而能者或不中。蓋其私相替易以誑主兵者之觀聽。甚可罪也。幸而察之固無害。不察則能者不賞而不能賞矣。觸類而觀。其他固可想也。蓋兵有敢死之氣而後有必生之理。平居肄習。旣同兒戲。猝有調發。則聞金鼓而慄。對妻孥而泣。而曰我將就死者也。夫旣自以爲就死。則安望其却敵而生耶。古人之兵

有所謂以一當百者貴精不貴多也。今若是雖多無益。當嚴飭諸郡。每於補刺之際。研覈惟謹。以痛掃曩時之弊。至於簡閱一事。兵官詳督其目。守臣親提其綱。兵之勤惰。兵官得以賞罰之。兵官之勤惰。守臣得以賞罰之。其有才藝精好者。優加旌別。歲上其名於密院。本路鈐總。且時出不意。以點摘按視之。務使人自奮出。瓜距以扞國。以之長城。江淮清風。河洛無不可者。咸淳初。臣僚言。諸軍統領統制正將副將。正欲在軍訓練。閑於武事。一有調用。令下卽行。士悉將

智將悉士勇所向無敵。今江南州郡沿江制閫置帳。前官專任營運。不爲軍計。實爲家謀。絕無戰陣新功。率從帳前升差大畧一軍。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九年。臣僚言。比者招募軍兵。一時徒取充數。以覬賞格。溼刺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苦以勞役。日夜罔休。一或少違。卽罹囹圄。榜掠之酷。兵不堪命。而死者逃者接踵也。今請以新招軍分隸諸隊。使之熟紀律。習事藝。或旬或月上。各郡閱試。蓋弊至於此。而訓練之制大壞矣。

孝宗時楊萬里上兵論曰夫天下之兵必有所
 歛有所散有所歛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
 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
 強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歛散之說而兵
 制無遺策矣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
 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為謹厚默
 默以為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
 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溫平居
 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推理剽奪以

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固有
 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鬪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
 黠民者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
 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為用而不少
 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
 民不收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動乎抑將猖狂
 潰冒以至于大亂也夫與其至于大亂孰若收
 之以為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
 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

用之于姦慝而用之于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
 術也如此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斂之者耶請復
 言散之之說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空散者
 有實已散而各不散者實不散而空散者冗兵
 也實已散而各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兵蓋以
 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空乎十者
 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
 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空乎一
 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

壯之相去至于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于相百
 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絕多補少而計之
 食者十其為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
 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
 散而空散者也何謂虛蓋其名存其人亡其人
 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亦有
 私之者矣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
 之食一軍之士而子虛烏有之徒居其十之三
 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

古... 卷二十六
濫者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 洪武元年
上諭指揮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有勇而
好戰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號令
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
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
超千人者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
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
勢甚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
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

死力若此爾等互效之慎無怠惰廢事又嘗 諭諸
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
豈可遽以爲安而怠警戒爾等惟知享富貴取娛樂
於所統軍士懵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
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
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日有使
者日何在主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指其名日盡在
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
市井民爲兵至不能彎尺弓發寸矢駢首就戮妻子

爲俘國之亾者實此輩亾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成祖南請北征無日不討軍旅而訓之慮內外將校
不能撫卹軍士以致逃亾者衆勅兵部自今計逃
亾之數論罰如百戶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
者全不給至三十人者降充總旗四十人者降充小
旗五十人者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
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皆如百戶
之例十二年諭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死者
卽以丁男補之然出自田里不暗騎射以戰何濟今

後互令補步卒選步卒精壯者入馬隊訓練庶幾可
用十七年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亾未
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北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
士逃亾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賂買放猝有緩
急國何賴互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
宥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焉
宣宗卽位嘗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治兵
貴乎訓練有方撫養得互不患其不爲用宣宗
曰養兵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銳

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錯，何望有濟。正統時，兵部尚書王驥督師征麓川，克之以功，封靖遠伯，還守南京。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凡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標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四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策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

爲二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遊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

古今通纂卷之二十一
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
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聞者莫不信服 世宗嘉
靖十五年都御史兼提督團營王廷相疏云卽今圍
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
五千六百員各外衛撥去各處做工及拽木等項常
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經年空缺其
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弓習藝者甚衆校閱
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
超距奮勇以禦虜哉又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

工畱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
之氣縮奮錘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
征之名實與田畝常耕之夫無異又軍士替役之難
緣吏胥需索重賄貧軍不能辨此是以終年累月老
弱具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練又三大營
挑選精壯以聽征奸猾之徒懼營操出征之苦賄該
管人員偽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其貧者不能營幹
常用操練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力也于是
詔改大興隆寺爲講武堂 隆慶三年大學士張居

正疏畧曰。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且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或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卽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

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飾戎事。亦足以代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于是八月大閱。賞罰將士。有差大槩。兵士宜令屢經戰陣。屢立戰功。將官親自選用。就令訓練督戰。則情義孚而恩威積。若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領戰者又一人。則選練必不用心。而兵將亦不相識。未有不敗者。此向來之宿痼也。練兵之法。有五日。練膽。二日。練藝。三日。練陣。四日。練地。五日。練時。今惟日期赴武塲操演。非也。何爲練膽。有

所○畏○有○所○恃○也○蓋○軍○士○畏○賊○則○不○畏○我○平○日○武○場○中○
信○賞○必○罰○常○如○在○陣○時○使○兵○知○我○之○威○必○不○可○犯○灰○
其○退○走○之○心○遇○敵○而○忘○之○是○之○謂○有○所○畏○聯○屬○隊○伍○
有○法○譬○如○敵○擊○吾○左○恃○右○必○救○敵○擊○吾○右○恃○左○必○救○
敵○擊○前○後○首○尾○互○救○氣○勢○常○壯○敢○於○攻○戰○是○之○謂○有○
所○恃○何○謂○練○藝○軍○中○實○技○惟○楊○家○長○鎗○李○家○短○鎗○與○
閩○之○牌○鉞○處○之○猿○筌○五○兵○相○衛○可○以○必○勝○烏○銃○乃○今○
日○利○器○自○非○有○衆○能○短○兵○接○戰○則○亦○有○時○而○窮○刀○鎗○
藤○牌○最○利○禦○敵○副○總○等○官○宜○督○同○教○師○勤○兵○分○習○務○

期○精○熟○比○試○之○日○管○操○官○分○辨○生○熟○開○揭○主○將○閱○此○
賞○罰○其○習○花○鎗○花○刀○無○益○實○用○者○一○槩○勿○取○何○謂○練○
陣○今○之○兵○知○合○而○不○知○分○不○論○衆○寡○俱○團○作○一○堆○前○
者○遇○敵○後○不○能○應○法○云○陣○欲○疎○戰○欲○密○行○陣○間○須○縱○
橫○皆○有○達○巷○可○以○馳○馬○整○齊○行○伍○前○視○心○後○視○背○左○
右○視○兩○肩○如○孫○子○教○吳○婦○人○秘○法○而○又○習○疊○陣○法○番○
休○迭○上○否○則○密○陣○而○戰○反○疎○矣○又○今○之○兵○知○進○而○不○
知○退○非○大○班○散○回○之○謂○乃○逐○隊○抽○代○之○謂○也○若○收○兵○
無○法○則○爲○敵○所○乘○我○兵○見○敵○追○來○紛○亂○而○不○能○整○此○

二○者○歷○年○之○大○獎○也○其○他○金○鼓○練○耳○旌○旗○練○目○坐○作○
 擊○刺○練○手○足○之○類○乃○常○法○也○亦○須○慣○習○則○進○退○有○度○
 可○維○而○不○可○亂○何○謂○練○地○古○之○陣○法○有○方○有○圓○有○銳○
 有○橫○有○直○皆○因○地○而○異○用○若○但○於○武○場○中○操○演○而○已○
 則○遇○敵○交○戰○之○地○安○得○廣○平○方○正○亦○如○武○場○者○乎○善○
 將○兵○者○過○山○即○習○登○躡○之○法○過○水○即○習○涉○行○之○法○過○
 街○衢○即○習○巷○戰○之○法○過○林○麓○即○習○設○伏○搜○伏○之○法○過○
 田○塍○即○習○分○行○合○部○之○法○地○之○近○者○令○軍○士○分○投○識○
 認○地○之○遠○者○置○響○導○畫○圖○哨○撥○務○使○水○陸○險○要○人○人○

不○迷○何○謂○練○時○時○有○寒○暑○晝○夜○雨○暘○風○霾○須○令○兵○士○
 平○日○曾○慣○重○任○遠○行○之○態○不○論○操○演○調○發○行○止○宿○食○
 兵○不○得○離○隊○隊○不○得○離○哨○哨○不○得○離○營○每○哨○日○設○一○
 兵○巡○風○百○總○輪○督○無○容○擅○離○隊○伍○在○外○散○行○飲○酒○生○
 事○違○者○軍○法○重○治○則○是○無○時○而○不○練○習○慣○於○平○時○則○
 臨○陣○饑○寒○勞○苦○皆○能○耐○之○矣○法○不○但○可○以○耐○時○亦○定○
 心○志○壯○筋○骨○長○氣○力○大○有○益○於○軍○士○八○陣○圖○六○花○陣○
 之○類○乃○是○營○法○分○派○隊○伍○之○死○規○模○古○人○之○精○粗○也○
 臨○敵○制○勝○不○在○於○此○何○也○營○自○營○陣○自○陣○戰○自○戰○營○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也者止之陣也陣也者行之營也臨敵時須以營陣
中人逐隊調發交戰運用變化全在此心若依古圖
不可行也今之將官非脫古陣法而自作聰明則泥
古陣法而以之敵愾安在其能制勝也凡將官平日
訓練軍士號令營藝須照臨陣一般其陣也即以平
日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件得一
件之利若武場中所演者通是虛套而臨陣之法令
營藝無一相合則耳目生疎雖操千百年何用哉凡
兵之勝負不在衆寡而惟係於精練與節制分合何

如且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支每支九百人張犄角之
勢常以一支當敵二支治力更番而進當敵者爲正
專司截殺治力者爲奇專司接援另以三百人行哨
設伏寇雖億萬吾以寡而擊之有不勝哉縱遇強敵
難勝吾亦豈至於敗哉向來戰將常有合而無分以
至敗衄不可以不戒此臨陣進兵之分合也
勞中丞練習說曰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
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
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爲漢畫禦戎之

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枝不足以盡周天之數倉干之藥不足以應疋羸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之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退之是所謂教之用

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一也剝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則懼迴穢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嘗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繩其將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巳而集未而

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右此而左彼賞罰
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場金鼓
旗幟賞罰爾也。來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
又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
其故也。此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
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又將登壇校
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
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於東北則否。教
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

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
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爲練習乎。舉一將而
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
穀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
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爲剝下者則盡
知之也。吁是教兵法邪。始下令曰某守其失入
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其失出虜者以軍
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委之上。曰有大
監也大監以告于朝。曰請逮治。朝以下之。

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奪祿某也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是教將校法邪故嘗曰將授一則兵一兵一則其練習之政互任其將期之日耳目心一焉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必群集之武場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已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

器者數千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者遍善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

古今通纂 卷二十六
謂練習也。兵以是爲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爲殿，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杖百，馘，剝，斬首也。庶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馘，剝，斬首，終之以庶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君之度也。威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速伏其辜乎。

是皆所謂教兵教將較之法也。

吳浮玉策曰：軍國初，錦衣一衛，約十萬人，號曰親兵。擇才武梟健之士充之，居則錦袍綉帶，以壯威儀。出則駿馬利兵，以司警察。而今不及萬餘人矣。貧者力不能補，有補者輒爲衛帥所賂，削復爲中官所隱占。每上直，則呼寒乞以塞責。嗟嗟執金吾之官，守陵夷至此乎。五都督府古六師之遺也，各有衛所，各有勾捕，散之各爲一軍，足以彌亂。合之則共爲一軍，足以立事。而今

歸之三大營彼國子承官不過簽名書黃若文
吏焉已矣十二團營散落已甚近又改隸于督
府一人然太平既久百姓厭苦勾補若湯火然
逃者絕者又過半于是守土文吏一切以補伍
爲緩事清軍使者反以除銷爲美政屯馬一差
幾乎贅麗豈但軍籍空養軍之實亦空矣屯不
歸軍馬不徧野豈但無軍卽存軍亦窮若寥落
不可用矣每軍月支米一石歲糜輓輸且四百
萬然米率爛惡不可食又苦官錢多取給于中

於是所謂軍率非軍也不過市兒寒乞冒其籍
以糜餉也每操練則暫募數上下相詭又若設
技舞之隊爲嬉戲之觀耳內軍旣微則惟有邊
軍之可恃然邊軍亦脆弱逃亾較之古昔三分
之一耳世臣出守則擾軍民以爲利勢不得不
遣文臣以司節鉞而循資者多知兵者少無不
雍容都雅以爲民望卽大帥以及偏裨強半以
詩賦取名以異儒易御者爲佳耳九邊之師旅
亦無一足恃者然則如之向而可乎亦曰在

明主加之心焉而已矣。唐之亂也，河北無敢戰者。有李太尉之嚴明，而壁壘皆精采也。宋之遷也，盡江以南無可守者。有岳少保之強毅，而黠虜避旌旗也。誠得一允文允武之將，而厚予之以權，可缺者聽其缺，則足食乃所以足兵，不必以虛額自詭也。可募者聽其募，則奇才劍客可在軍中，無取屠沽兒以罔人耳目也。可賞罰者聽其賞罰，則事權一而人用命，無文法之擾也。將無他屬，則能見議無旁撓，則事舉一人教戰。

以數十人引而伸之，至于不窮，此因人任事。與時變化之道也。軍無氣，以將之氣為氣，士知畏將而不畏虜，則氣之成也。將無勢，以三軍之心為勢，三軍投石超距，願得一當虜，以取功名，則勢之成也。氣勢既成，則根本自固，而人主及大臣深察乎消息之幾，微操其輕重之柄，用有未當，則易將而不易法，利大而害小，則舍小以見其大，設誠而致行之，與俊傑謀之，如此而兵患脆弱者未之有也。

癸酉程策有曰。洪武爲五軍。永樂爲三營。于忠肅爲十團營。嚴嵩爲仇鸞地。始設戎政府。一之趙文肅謂設分府分營之意甚。或追榆木之變。以軍未及歸衛。爲三楊咎。然軍不練。卽更營制。亾益也。今之弊在認操作練耳。夫擦兒戲也。練則必遵教練律。材胆技藝。選師分演。精欲貫強。熟必掇。綢而大。要以練兵書爲主。重器練手。重甲練身。囊沙練足。鴛鴦三才。練陣。盡斥花刀。花鎗之套。其賞罰或教場行臨陣事。或談笑。

陳刀斧威。其論功重全勝。輕零斬。卽鵬勦不得。冒世襲。膺級者。斬而佐威信。必行者在同。其苦雖下卒。器食親經較驗。夜無終寢之席。晝無不吐之哺。情義乎。恩威治真如臂指。可謂得練三昧矣。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六 終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七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各臣鼎揚父較

兵制篇 下

歷代任將

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時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為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阿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主之任人疑

則弗用用則弗疑而况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所不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奈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勲名盛則憂其難制統

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閒之愛貴奴也舉其資與之以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况捐千百萬之衆而出之千里之外而無可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于御爲將謀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于中制則不威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忠臣志士所爲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

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在○于○不○御○然○則○爲○之○奈○何○孫
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
凡○不○御○者○皆○勝○也○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未○嘗○不
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予○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
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衝○陷○折○關○者○槩○之○沉○毅○或○不○足
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
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
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
材○律○之○以○五○慎○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証○而○將○果○能

矣○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
闡○之○任○凡○以○爲○能○將○尊○也○搯○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
至○天○者○將○軍○制○之○搯○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
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
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賚○賞
異○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間○帷○幄○之○密○謀
毋○以○懸○憶○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算○凡○以○爲○能○將○寬○也
鼙○鼓○金○鐸○聰○有○所○不○聞○而○非○壅○也○懼○多○言○之○亂○聽○也
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

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仰。上足仰故下可用。是故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君于後。無敵于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懾。白刃不畢。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利無疆。康正八極。以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

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卽次。將乃就舍。炊者皆成。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

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勞逸之明也不知戰
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
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
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
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
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男女
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
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于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

輕敵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後刑重則內畏
內畏則堅矣蓋當是時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
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
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
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爲之震驚然
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
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于國非獨有世功
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于家庭功勳閎闊允孚于
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

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失于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其後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已而入曹公。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葵僖負氏。魏犇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見視之。病將殺之。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踊

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已而軍次于城濮。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滿奸命。司馬殺之。以殉諸侯。使茅茂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殉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秦穆公時。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國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穆公不聽。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于東門之外。攻之不克。圍

之不繼。滅滑而還。晉人邀之。敗于殺。獲百里。孟明西
乞術。白乙丙以歸。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曰：孤違蹇
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
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
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
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
罪。復使爲政。久之。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
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
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乃率

師濟河。焚舟取王宮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以是知秦穆公
之爲君。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
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晉
悼公時。公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必
殺。魏絳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
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
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

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奪君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嘗以是考昔者鞏之戰此晉兵也邲之戰亦此晉兵也夫晉豈强于鞍而弱于邲哉而勝負異變功業相反何哉吾觀鞍之役也韓厥戮人郤克分謗郤克流血張侯并轡至振旅入國士燮後歸策勲勞將郤克先遜繇是范叔歸功于荀庚欒書歸功于范燮有將如此烏得而不勝若邲之戰則異于此矣方與楚遇荀林父欲還隋武

子亦欲還先穀欲進韓子亦欲進至于鄭人如師彘子欲許欒武子欲不許趙括趙同欲許甚者魏錡求公族而未得欲戰而敗趙旃求卿未得而怨欲戰而敗夫如是雖微楚晉固先潰况以楚師壓之則其敗也不亦宜乎然則晉兵非異也將帥之心不一故耳師重長子豈不信哉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

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莊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畱飲日中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畱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軍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附馬之左騾以徇三軍繇是士卒畏服三軍用命焉其後臨武君請

問為將于孫卿對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誠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于神明矣。

漢高帝豁達大度。知人善任。初時以蕭何之言。築壇拜韓信爲大將。一旦付以數十萬之衆。不以爲輕。陳平一見。拜爲都尉。使之參乘護軍。雖受金之譖。不以爲疑。嘗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隋何召九江王布。至帝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官皆如帝居。布又大喜。過望。及成臯敗。帝獨身遁。宿小修武。傳舍時。韓信張耳將兵擊趙。帝晨馳入趙壁。耳信尚未起。卽其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帝來。大驚。已信既定齊地。使人言于帝。請爲假王以鎮之。帝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帝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何以假爲。卽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後旣卽帝位。封信王。楚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七
入人有告信反者帝用陳平計偽遊雲夢會諸侯于
陳信謂令武士縛之載後車以歸還洛陽赦信爲淮
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絳灌等列
帝嘗從容與韓信論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于君何如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我禽信
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
下禽也六年以陽夏侯陳豨反上自擊之令周昌選
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將乎四

人慚伏既而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
上曰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
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
皆曰善大抵高帝以爵土爲誘勸而又有所執持之
以陰奪其豪黠之性如韓信既破魏威名著矣而卽
拜張耳爲梁國相使之共擊齊彭越下梁地十七城
勲名猶未顯也燒楚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豈不
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而尤有所參任以分其權
者誠陽假之權而陰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雖踞地

稱王而其權常在高帝欲其軍即奪之欲其會即促之會如釣者委之芳餌以悅其心而弱竿在手伸縮繇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雖尊以榮名寵以厚實而卒無它憂然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繇其諸將之材素諳于胸中既量諸將惟此三人足以成大功而又量我所用以執持之者足以相制而不至于相仇故屢底績信乎將將之善也善乎蘇老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

智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勝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于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于庸將之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七
中者才小者也。傑然于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譬之養騏驥者，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于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其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

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一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于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于樊

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
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
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矣○夫○豈○高○
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
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
噲○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
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
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
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

大計矣。後文帝十四年，馮唐爲郎中署長，帝輦過關，
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帝曰：昔
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未
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
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
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帝拊
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何憂匈奴哉？
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良久，
召讓唐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

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人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僂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爲

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爲雲中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七
太守而拜唐爲都尉。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之後，諸較力戰。公孫敖、李蔡、李沮、李息、輩皆從。大將軍衛青屢有功勳。至于三子封侯，青不受賞。謝曰：「諸較之力，夫元戎與列較如此，以之克獲，雖三萬不爲之寡。迨元狩以後，霍去病始寵衛青之眷，始衰分兵異出，而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青繇是心不平矣。李廣欲先當匈奴，而青使並出東道，廣固辭。青固遣卒以失期死，青以不見敵不封，而去病日盛。當是時，兩軍出塞，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則不和。

故也。故曰：選兵不如選將，一士心不如一將心。雖然，士卒有心，將帥一之；將帥有心，其誰能一。蓋至于此，則事歸于廟堂，而功繫于君相。趙充國上屯田之奏，將持久以敵先零，非魏弱翁任其說，則豈能以成功哉。東漢光武亦善御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鬪，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而獨委寇恂。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明于授任。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之時，帝撫然大驚，曰：「果然失吾名將。」

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男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一。時恩意真足以感動英豪之心。至祭遵以軍法殺舍中兒。而謂諸將曰。當避祭遵。舍中兒犯法。尚且殺之。必不私諸卿。軍旅安得不警。及賈復之于寇恂。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爲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虎得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帝之御將。亦可謂多術矣。馮異平定關中。人有言其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

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畱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光武嘗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

○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建武十三年○陳瓘約論漢法軍行逗遛

畏慢者○斬于是詔邊吏追虜者○或遠或近○量敵進退○不拘以逗遛法○其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縻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夫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若使公卿郡守出于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北
于伯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
以下咸懷樂土不酬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誠宜
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于久役之士
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
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
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帝嘉納之蓋古稱
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
兵請王則王未聞有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

專制關中光武推赤心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諭懇
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
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至于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
將雖或特遣未嘗不稟受成算而獨于信則不御知
信之能也東漢諸將徃徃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
跋扈之態而有戡定禍亂之畧豈非其善御使然哉
晉武帝時馮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
鍾會之擧頗繇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
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繇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斬張跋扈。遂邁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之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繇而生。亂事無繇而成矣。帝曰。然。元帝大典。

三年。虞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尅。牧野之戰。呂望伏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旣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况今中州羗獍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寇竊之幸。脫陛下登祚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而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

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
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羊吳淠失禮漢錫
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
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與防爲防之術
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望諮之群公博舉于
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勵使不顧命旁料
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
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元
魏孝明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

親討以荊州爲先詔辛雄爲行臺左丞在軍上疏曰
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
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
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
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
鼓之聲見旂旗之列莫不奮競赴敵豈厭久生而樂
早死也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
亂常凡在戎役敗多勝少跡其所繇不明賞罰故也
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

無所勸募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宥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又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于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御杯擢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

寇強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辨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彭洪爐而燎毛髮哉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李道宗

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常言勸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倖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初秦叔寶從李密後歸王世充見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死。姬非撥亂主也。至武德四年卽棄世充降唐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州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

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况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走朱金剛于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遇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鎗刺于萬衆中莫不如志。時劉武周大破走突厥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等降已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囚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纔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
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
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
信引槩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
世民出圍會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
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
篋自是寵遇日隆貞觀中侯君集討高昌配沒罪人
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
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薄對中書侍郎岑文

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
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
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
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
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
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銖鉞故日記人之
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士卒陳
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
帥之臣廉甚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愚故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繇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論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矣。夫才生于世。世實須才。志士在富貴與

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暗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舐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七
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竒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志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係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者孤兒進非幹畧雖竭力盡

誠不免于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握士爲相蠻貊不庭擢拔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強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

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人乎夫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旣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資勲庸竭府庫畱意雖刀以爲益國所謂惜毫厘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且賞旣不用勲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偽相錯蓋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勲所繇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

令吏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險臣恐陛下病之于不廣大過在于慈父故也玄宗開元二十八年特進蓋嘉運破突騎馳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畧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酬邀未赴屯裴耀卿言于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決在一時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于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德宗時。陸贄疏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繇于此。

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于舟車徵卒。殆窮于閩濮。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以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于前功，難易百倍。天旣而六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守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

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勞心于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于本，而務救于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于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輕重，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七
于屯戍太多。悉者宜備之。以嚴。今失于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朝廷置河朔于度外。殆三十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武俊朱滔受其誘。陷遂爲猖狂。然衆情不附。內外防虞。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况此郡兇徒互相刦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于傷殘。果于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郟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

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明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出東。勢分于將相。財屈于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于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群。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于守禦不足。若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七
李芑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
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滅山東飛芻輓
粟之勞。議者若曰。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
更生患。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
李芑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
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于是選神策銳卒以繼
之。而李晟往矣。猶曰。請益師。于是召朔方全軍以赴
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
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

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
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
疆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
于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于曩日。
王師有溢于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
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
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
自守。况畱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
勢必無患。又明矣。畱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
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反。出幸奉天。李懷光以千里赴
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明年帝又遣李晟。李
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爲所并。乃移屯
陸贄上狀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
進。抑有他繇。所患大強不資。旁助比者。又遣李晟。李
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
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
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
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
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
遂起。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
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
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
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
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
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
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宜爲用。聚將相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雷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于擅能。或建勲績。理盡于此。唯陛下圖之。興元元年上以李晟渾瑊討朱泚。謂陸贄曰。晟瑊將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對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

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于闡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繇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繇已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爲名將。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秦梁廻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

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
群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
進退遲速率爭聖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繇傳聞與
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
情奸令者陛下能于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
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
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
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爲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
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

業繇已義烈發心安于專行病于羈制陛下宜俯循
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
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慎其
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
則人心感尊則不言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
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
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于驅制不得已而
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贊又論儲糧疏有曰陛下
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威聲海
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
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
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
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
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
兵發救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
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吐蕃
之比于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

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繇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
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
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故
曰措置乖方此之謂也初帝出幸奉天張延賞以西
川節度使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帝還詔
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
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
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左僕
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于帝。于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内含怒，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大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

蕃背約，劫渾瑊將較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繇是功臣解體。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翰林學士白居易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七
中國陛下恐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
陛下始乎穆宗長慶二年盧龍兵陷弓高先時弓高
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旦乃得入中使大
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納
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臣
聞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
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
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繇節將
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者不聞

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
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
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大原全軍兼招討
舊職四面壓陳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
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
力招諭以動其心必內自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
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
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
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繇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宜爲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告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旣不足將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于供軍百端歛率不惟用度交闕卽人心于是無聊自古安危皆繫于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武宗會昌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

每軍各有官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快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之自禦圍鵠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嘗試論之漢定天下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較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

古○今○治○平○舉
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瀕
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
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
總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相逐唐
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
隸諸衛四方有變選將于朝調兵于府建牙而出凱
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
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給誠天機平康之道也至于
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邊鎮以寵勲臣行則

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
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邀功競進之將獻謀于恢拓當
國執政之臣務專乎寵利兼道開鎮地逾四履銳卒
戢于沙磧邦財空乎上林蓋中原無擊柝之虞而北
兵排乎函谷矣繇是憤兵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
朝降暮叛更相禽獵或自募逐生民焦灼勦絕耗斃
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于輔國軍容自乎朝恩
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于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
矣蘭錡虎臣皆其子蓄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

古今通纂卷二十一
井質販之夫。臺輿廝養之賤。折券而取千里。諂附而得通都。至于蹈利于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質。質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爲藩臣所損。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爲相。在軍則爲將。商則阿衡。佐升陟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且東山之征。以冠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漢高文之朝。命相于諸將之列。武宣之後。轉軍爲執政之官。雷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勳。參則理蜀。豆孔明處士也。西據荊州。建蜀三分之勢。

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右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較七帥。皆選朝廷清重之士。縉紳名望之流。介胄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爲三公。八座出爲行臺總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苟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利。乃爲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爲文。若夫積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爲武。以引強爲材。羸股肱而決射御。程軀幹而角健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

宋初諸將奮自草野出身行伍與屠狗販繒者無異及見于用皆卓然自樹繇御之得其道也初太祖嘗以李漢超爲關西兵馬都監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夫乎且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物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爲也○不足于

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繇是益修政理齊州吏民愛之郭進爲山西巡檢使進威令嚴肅常有軍較自山西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卽踊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卽從之乾德二年冬王師征蜀京師大雪帝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處卽解裘帽遣使馳驛賞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不能徧及全斌拜賜感泣五年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畱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開寶七年遣曹彬伐江南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

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焉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伏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嘗以姚內斌爲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

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官之數極于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當是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有司爲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甌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日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豈滅兒女邪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于仇讐

取姚內斌于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山西嘗有軍較訟其不法上日進御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捧以賜進令誥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徃徃賞賚又輒以十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百萬餘貫悉以給與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卽詔漢超悉免關征故邊將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于觀察使所居不過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巡簡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
郭進在山西每遣戍卒諭之曰汝等謹奉敎我猶赦
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
𠂔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
業之自伐然彥昇之守原州繼業之守虛州皆邊境
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隸州二
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
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
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

惠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
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畧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則功
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于是太祖兼用之故李漢
超屯閩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
易州何繼筠守隸川以防北虜郭進控山西武守琪
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
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
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
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以與之資其貿易免其所過

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繇是邊臣富貴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太。宗。大。平。興。國。中。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雁。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卽。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師。上。曰。將。師。材。畧。固。不。求。其。備。但。量。

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缺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時上官正爲西川招安使代王繼恩正木彊好凌人自謂平賊有勞受人主知無所顧忌數面攻兩川官吏之短而暴揚之衆積怨怒多上章訶其不法者太宗謂近臣曰人臣可任用者朕常欲保全正姪直而失于謙和每謗書至朕須力與明辦然衆怨難犯恐其不能自全乃賜手札戒諭曰言者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儻自持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于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爲念斯盡善矣。正上表謝真宗。咸平中。幸大名府。詔訪群臣邊畧。錢若水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

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摧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祿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攝于四海矣。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

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
 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
 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
 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
 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晦○在○通○遠○軍○
 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簡○之○名○不○加○行○營○部○署○
 之○號○卒○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
 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
 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

十○七○年○中○北○邊○西○藩○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
 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
 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簡○之○名○俾○遞○相○救○
 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
 罷○警○矣○咸○平○二○年○右○正○言○孫○何○疏○曰○將○者○人○之○司○命○
 國○家○安○危○之○主○故○有○築○壇○告○廟○而○授○者○有○推○轂○分○閫○
 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于○外○參○佐○僚○屬○許○之○自○辟○昔○
 趙○衰○舉○郤○穀○于○晉○侯○曰○興○詩○書○而○閱○禮○樂○晏○嬰○薦○穰○
 苴○于○齊○侯○曰○文○能○附○衆○武○能○却○敵○歷○代○將○帥○多○出○儒○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者○光○武○有○鄧○禹○劉○備○有○諸○葛○亮○西○晉○有○羊○祜○杜○預○東○
晉○有○祖○逖○謝○玄○符○堅○則○有○王○猛○後○魏○則○有○崔○浩○梁○則○
有○謝○艾○隋○則○有○高○頻○至○于○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
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溫○造○之○
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
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朱○梁○後○唐○以○馬○上○爲○治○
文○武○之○柄○始○離○爲○二○文○者○專○治○筆○硯○耻○言○軍○旅○之○事○
武○者○徂○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坐○觀○成○敗○
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強○項○之○羌○偶○未○成○擒○病○

在此耳夫善師不陣上將伐謀事權宜專號令貴一
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
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爲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候
稍遷恩不足以懷雜虜威不足以御群較或逗遛而
玩寇或險果而輕敵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
未盡故也今之節度使昔之太行臺今之都部置昔
之大總管將帥列銜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
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
勞師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

軍糧料之名隨軍轉運之目使額既衆適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恤飛芻輓粟之苦群口交沸互相督責託稱上旨而實戾成算動必中覆而大費官帑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于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闡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內之租賦權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而傾敵舊所謂監陳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爲之仍令稟其節度與夫列較齊驅近臣迭往不可同年語矣慶曆

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曰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才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于方畧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于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于夷狄者也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用○意○蚤○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特○詔○兩○府○
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才○
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伏○見○唐○及○五○代○
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
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往○出○于○軍○中○臣○
故○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試○畧○言○求○將○之○法○先○取○近○
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倆○
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
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伎○勇○實○服○其○

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
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
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
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
難○爲○勝○矣○則○當○擇○其○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
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
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
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
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誠○能○如○此○得○五○七

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定○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遽○遷○以○補○至○于○較○師○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比○之○爲○利○又○遠○矣○蘇○軾○策○畧○曰○天○子○必

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有○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選○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于○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于○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天○下○幾○至○于○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七
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于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下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用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臣。

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異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爲之倡哉。秦少游策曰：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疆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于晉陽，坑于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于齊，拔于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于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于雛鷲，而蜀師劔于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鎚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

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于己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立，利于今而害于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闔外

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

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徽宗時許翰疏曰兵家之法使貪者爲我爭愚者爲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顯設于朝惟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而易克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陷堅拔敵爲國行此危事而求竒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效薄而賞厚則人無志于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

古今法平畧 卷二十七
亦○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
親○駕○征○之○自○是○強○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
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
質○身○督○所○部○射○撻○覽○而○殪○之○首○帥○旣○亡○虜○衆○遂○潰○然○
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達○爲○帥○
大○破○賊○兵○于○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猶○以○
帥○無○大○功○斥○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
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
者○西○師○羗○戎○震○懾○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

而○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高○宗○
時○學○士○汪○藻○上○疏○曰○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而○馭○
將○之○說○有○三○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
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
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
王○爲○之○不○敢○當○闕○而○坐○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
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于○
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
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

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漢高祖之于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寘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

勝之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始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濞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濞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濞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

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參議其間。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然則利于公而不利。

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已。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以爲當律以朝廷之儀。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孝宗時辛棄疾上美芹十論。其一有曰。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蓋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惰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

古今治亂 卷二十一
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貴爵而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闔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遠巡自愛，而畱賊以固位乎？向

昔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也。臣欲朝廷于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彼為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縉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為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騏驎，御小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才者如養鷹犬然向者虹縣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
數艦而遽以節越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朝廷
斬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謂徐以
予之且欲使之常疊疊然有欣慕未足之意以要其
後效而戒論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爲禮
彼被介冑者知爵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貴賤之
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
謂貴爵而激其所慕者也又楊萬里疏曰臣聞聖人
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于爲用長

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
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今天下之
所以患于無才而才尤患于無將其病在高者趨文
科以售其身下者伏于農商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
而莫之用則去而爲盜賊一旦邊事動而無將則茫
茫然以求之而天下莫之趨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
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
矣于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于
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于朝頌聲被于野太平之美

天下之所甚樂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子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于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為車徒如是而為鼓鐸鐃鏡如是而為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下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後至者何至于誅不用命者亦何至于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不為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

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徂于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受經于學較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而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慚矣。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改于有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畧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怒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

古今通考卷三十七
之○父○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
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于○茫○茫○然○以○求○之○哉
又○曰○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
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任○相○似○而○大○不○同
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而○不○以○舊○不○足○以
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
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畧○高○天○下○之○人
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
故○曰○相○不○厭○舊○至○于○將○則○不○然○夫○所○爲○宿○將○者○功○業

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
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浸○汨○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
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矣○天○下○有○事○使○之
舍○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
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
曰○將○不○厭○新○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
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
爲○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于○戚○里
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之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于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

樂于爲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于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何大復論曰：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

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

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為功也。羸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輿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

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
 故千人輿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
 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
 日闡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穢
 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
 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
 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
 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
 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



